



吳書十

三國志五十五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十

程普字德謀，古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

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
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
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

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
投火卽日病癘百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
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

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
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

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環甲周
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
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
不以文吏爲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
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

杖宜各盡心無爲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
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
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
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
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懷附
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

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

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

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閉城門賊半入
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
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
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畱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阼

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

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

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

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

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

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歡

血與其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

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黠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黠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

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
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
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江表
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權討
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
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
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
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干人意尙忽略不治圍落而
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眾莫能自定惟秦奮擊投身衛權嗔氣倍人左右由秦並能就
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秦權幾危殆策深德
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
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秦復赴擊曹公退畱督
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
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秦前命秦解衣權
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秦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
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
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秦以兵馬導從
出鳴鼓角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秦漢中太守奮
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

作鼓吹

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

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

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

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

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

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旣出杜

回以之僇什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

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

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

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

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其親友尙書暨

亦與表善後暨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

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
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
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
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
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
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
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
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
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
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
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
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

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孫策入

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

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
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
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
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
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
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
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枘閭大紲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
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
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
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曹公出濡須
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

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

復言此者斬於是貨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

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眊帶鈴

民間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

棄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

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

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託黃祖祖

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曰寧將僅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

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

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

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

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知長於是去

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

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

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軀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

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尙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

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卽爲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

酒罍殽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罍酌酒自飲兩

罍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

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罍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

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眾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

為前部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與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

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

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

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怨寧殺

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